

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是日本作家山田宗树的名作,早就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,还有歌舞剧的版本,被引进中国,改编成话剧则是近年的事。本剧的导演赵森还曾执导过东野圭吾的《回廊亭杀人事件》,赵森是“三拓旗”剧社的开创者。三拓旗2012年凭借形体戏剧《水生》扬名阿维尼翁戏剧节。《水生》的故事源自当年一件“挟尸要价”的新闻,曾引发多方关注。小说家陈应松据此创作了《滚钩》,而赵森他们却另外找到了一个核,就是《聊斋志异》中《王六郎》。王六郎是水鬼,捕鱼少年许某长年给他酒喝而与之结下友谊。话剧《王六郎》借鉴了中国傩戏和传统戏曲的表演元素,又融合了西方形体戏剧的语汇,以丰富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“选择”和“轮回”的故事。这个作品是实验性的,与通常的话剧不太一样。

从故事看,“挟尸要价”与《水生》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,但戏剧家却可以由此及彼,凭借的或许就是戏剧的能量,剧场的气氛。进到院线的舞台剧作品,虽然往往具有许多通俗元素,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,但仅凭这些,不足以成为一部好的戏剧作品,好的戏剧永远都在开拓和挖掘世界的宽广与人性的深幽。

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讲了一位倒霉的女性。松子的妹妹从小患病,为此她放弃报考东京大学,留在本地读师范,并成为中学教师。校长对她有非分之想,遭到拒绝后校长伺机报复。松子的学生龙洋一偷了酒店的钱,酒店老板要求赔偿与道歉,松子出于好心,替龙洋一还了钱,为了息事宁人,她还承认钱是她偷的。她的好心并没有换来好报,学校将她开除,她离家出走,从此展开了被嫌弃的生活。

全剧中松子遇到了五个男人,神经质的落魄小说家彻也逼迫她去当土耳其浴女郎来养家,小说家的竞争对手冈野与她在一起,只是因为出于对彻也的嫉妒。她后来真的成为风尘女子,她的合伙人(其实就是皮条客)小野寺竟然用她身体换来的钱去包养女大学生。松子失手杀死了小野寺,并逃到玉川上水准备自尽。小说家彻也确信自己是太宰治那样的伟大作家,但是他的天才并不为人所了解,于是他便跳轨。彻也尽管偏执,在松子看来也比后来遇到的那两个男人强,她怀着对彻也的怀念,到玉川上水——太宰治了结自己的地方。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,玉川上水居然没有水。松子在这里又遇到一个开发廊的男人,想与他开启平凡的生活,但又因东窗事发而入狱。松子出狱后遇到当年的学生龙洋一,松子居然也原谅了他,但龙洋一也没能给她应有的生活。最后,松子居然在河边被几个中学生不明不白地打死了。

这个故事可能让人得出许多结论。比如:松子的一生,体现了好人没有好报的残酷现实;或者,松子喜欢的男人个个是渣男;再比如,松子之所以那么容易被骗,是因为她的原生家庭有问题,父亲过分照顾生病的妹妹,而使松子度过了缺爱的童年;还比如,龙洋一陷害松子,是因为喜欢而无法得到,产生毁了她的冲动。这是日本文学的母题,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都是这么干的;又比如,松子的悲剧从中学生开始,到中学生结束,可见青春期真是一头小野兽。这些结论当然都是对的,但如果你花了195分钟看了一部话剧,只是得出这样的结论,未免有点太可惜,因为不管是这部小说,还是这部戏剧,显然都是在探讨更为复杂的问题。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说:“悲剧是对一个严肃、完整、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。”而“严肃”是指所模仿的是“高尚的人的行动”。在悲剧中,主人公为正义而斗争,可是由于与环境的矛盾冲突,使其受难、失败或牺牲。悲剧之悲,并不在于人物命运的悲惨,而在于严肃和崇高。一部剧的主人公应该具备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,松子的价值与崇高又在何处呢?

我以为,松子的一生都为错位的“渴望”与“牺牲”所缠绕。在松子看来,家庭没有给她足够的爱,所以她一生都在追寻爱。松子所追寻的爱其实一点也不高,什么样的男人她都可以接受,只要有平稳的生活,就可以。这种渴望是炽热的,却又是错位的,在她的父亲留下的日记中,每篇最后都有一句:“没有松子的消息。”父亲并非不爱她,只是没有像对生病的妹妹那样表达而已。为了得到渴望之爱,松子什么都可以牺牲。她去当土耳其浴女郎,成为风尘女子,假如不是发现了皮条客小野寺的不堪,这种日子也许还会继续下去。为了爱而牺牲听起来是一件崇高的事,而松子的牺牲无疑也是错位的。

松子的错位的渴望与牺牲在与龙洋一的重逢中表现得最为充分。龙洋一在理发店认出了松子,深夜来向她忏悔。这场戏在剧中的处理很具有诗意,似乎在向观众传达一个信息:松子的一生兜兜转转,原来都是为了与龙洋一的重逢。此时的两人,一个遍体鳞伤,一个罪孽深重,但是炽热的爱情之火还是烧起来了。博尔赫斯说:“我们管千百个变化不定的原因的无限运作叫作命运。”历尽千辛万苦的松子,是不是在那一刻也相信龙洋一就是自己的命运呢?如果故事到此结束,松子的一生就成了“踏平坎坷成大道,斗罢艰险又出发”的故事,整部剧也就鸡汤飘香了。

但是作者显然不想这么做。在接下来的故事中,松子的渴望与牺牲进一步错位,最终,53岁的她倒在了雨夜里。

松子的家筑在舞台高处,走出屋门便是悬崖。悬崖以下,是舞台的另一个空间,正发生着她那五次错位的渴望与牺牲的故事。这样的舞台空间的分割与松子的命运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,令悲剧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激发。

作者简介:张彤,资深媒体人,作家,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副院长。



错位的渴望与牺牲

——评话剧《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

张彤

话剧《一日三秋》的戏曲范

孟聪



《一日三秋》剧照。朱朝晖 摄

话剧《一日三秋》由鼓楼西戏剧出品,根据刘震云小说《一日三秋》改编,鬼才导演丁一滕导演,唐诗逸、徐均朔等主演。该剧2024年2月23日在四川成都首演,随即开启首轮全国五城巡演,于近期在青岛大剧院连演两场。这出“新鲜出炉”的好戏,给岛城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观剧体验。

《一日三秋》是刘震云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采用超现实的手法展开叙事,以花二娘的笑话为引子,围绕延津的樱桃、陈长杰、明亮等人物的生活百态展开,是一个充满着生活气兼具魔幻色彩的故事,引人入胜,发人深思。在原著小说中,刘震云用不少笔墨勾勒了豫剧剧团、剧目表演等内容,给了话剧改编以丰盈的戏曲“养分”,带有天然的戏曲基因,也给该剧的舞台呈现提供了“戏曲范”的发挥空间。剧目无论叙事、表演还是舞美呈现都颇具戏曲范,将话剧与戏曲紧密结合。导演丁一滕在其多部作品中运用和借鉴戏曲并提出了“新程式”创作的概念,他深谙戏曲特性,在话剧《一日三秋》中更是将话剧与戏曲的结合运用得游刃有余,为话剧舞台增添了独特的戏曲特质。

### 以虚显实 虚实相生

传统戏曲有“副末开场”一说,在戏曲艺术发展历程中,无论早期的宋元南戏还是后来的京剧,“副末开场”常有之,目的是在正式演戏之前为观众介绍剧情,说明创作起因,代作者立言。在演出过程中他们还会时不时出现,或插科打诨或承前启后讲解剧情,抑或跳出剧情进行评论、道破。话剧《一日三秋》开头就告诉观众这是在做戏,不掩饰是在演戏的事实。演出一开始,说书人与乐队上场,告诉观众这是说虚妄之事,打破了第四堵墙,提醒观众这是在看戏,演员是在演戏。一场有关延津的“游戏”就此开始了。

戏曲的游“戏”性是基于其虚拟写意的特性而生成,虚拟性是戏曲的一大特点,讲求写意,舞台场景主要依赖演员表演来完成,台上仅一桌二椅,通过演员的表演赋予它们具体意义,脱离抽象的概念,调动观众的想象,一同完成“景随人移”的转变。话剧《一日三秋》几乎也是一桌二椅的舞台配置,在无场次的自由流动中,以一桌二椅的搭配组合代表舞台上的万千事物,将戏曲的虚拟写意性发挥到极致。一桌二椅合在一起,《白蛇传》众演员站上去唱戏便是戏台;樱桃抱着少年明亮坐在上面就代表了床。不仅有常规的椅子,还有plus版放大的椅子,明亮和马小萌结婚,前一秒还是两人坐着的椅子,下一面就变成“新家”,他们在椅面“屋檐”下过起日子;两两拼凑,叫卖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,熙熙攘攘,便是菜市场了。

戏曲贵“虚无”、重“意象”,这些可以移动的桌椅,很巧妙地实现场景的变化,场景切换自如,在虚实之间,实物虚化、以虚显实,结合演员的生动表演表达不同的情境,完成虚实相生的舞台呈现,实现“无画处皆成妙境”的效果。

### 戏中套戏 切换自如

原著小说对豫剧《白蛇传》的描述用了不少篇幅,许仙、法海、白娘子等人物依次亮相,以此戏为线串联起了樱桃、陈长杰、李延生等众多人物,他们以戏结缘,戏里与戏外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演绎了剧团人物众生相。在话剧《一日三秋》舞台上,豫剧《白蛇传》犹如戏引子,打开了该剧演出的魔法盒子。

在话剧舞台上如何呈现一段戏曲剧情,尤其是在原著已有对豫剧《白蛇传》舞台的描述下,导演丁一滕匠心巧思,在舞台中央再搭一个小戏台,许仙、法海、白娘子依次登台亮相,他们的着装不是传统的戏服,而只是代表人物身份的“点缀”,这种“点缀”是在原本身份基础上的戏曲“代表色”的点缀,饰演白娘子的樱桃穿上白裙子以呼应白娘子的名字;饰演法海的陈长杰在生活装之上叠穿一件法海标志性的黄色袈裟,人物的装扮便完成;饰演许仙的李延生则在便装之上叠加绿色戏衣和帽子。穿上这些简单的“变装”,他们便成了剧中戏台上的人物,脱下便是剧中人。台上台下,戏中套戏,自由转换,又难以真正割离,戏里戏外虚实真假难辨。

戏台上,许仙、法海、白娘子做提炼、夸张、变形、美化的戏曲“身段”,一句“奈何、奈何,咋办、咋办”道出了无论剧中还是现实生活中的“人生哲学”。实际上,在现实中的豫剧《白蛇传》原本没有“奈何、奈何,咋办、咋办”的戏词,在剧组再创作时加上的,并且导演在戏台上重点突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戏词。戏台与豫剧《白蛇传》再一次出现是在他人的婚礼上,明亮又一次看到了豫剧《白蛇传》的舞台,仿佛又看到了母亲,突然悟出了母亲樱桃的人生好像“假借一出戏在活着”,到底是戏还是生活,一时间分不清楚。

“假亦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时有还无”,到底什么是真实的,虚幻的又是什么?话剧《一日三秋》通过对戏中戏的展现,以“变其形而传其神”的艺术效果,将生活演给观众,让观众入戏,正可谓:“座中常有剧中人。台上台下,戏里戏外,人生如戏。”

作者简介:孟聪,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  
zaobaofukan@126.com  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  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扫码关注  
文化青島